

魯迅雜文選

四川大學中文系選編

# 鲁 迅 杂 文 选



四川大学中文系

一九七五年五月·成都

##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

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  
谁稱孔子為聖人，却不能得他是聖人；  
對於他，是恭謹的，却不親<sup>密</sup>。但我想，  
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想  
怕世界上是再也沒有的了。不錯，孔夫子曾  
經計畫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  
為了治民衆者，即權力者設想的方法，為民  
衆本身者，却一點也沒有。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手稿的一段

去年的書一去，一位翁向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却已變了一輛汽車從牛頭店的磨子山來，開進這店，還有另一個，一律正服，態度軒昂，這是特來邀約我，嘲風乃是內奸所派來的。我問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手稿的两段

## 说 明

本书是我系为工农兵学员编选的试用教材。共选鲁迅杂文三十九篇。作品按发表年月先后排列，每篇作了必要的注释，注释的第一条是创作的时代背景和中心思想的简要说明。由于我们对鲁迅作品学习不够，在选文和注释方面一定存在着不少的缺点错误，恳切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本书承乐山印刷厂大力支持，得以如期出版，特在此表示感谢。

# 目 录

《呐喊》自序	1
未有天才之前	10
十四年的“读经”	17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26
我还不能“带住”	44
纪念刘和珍君	52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61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68
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105
铲共大观	115
流氓的变迁	119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25
习惯与改革	157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62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72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177
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	180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188
“友邦惊诧”论	202
答北斗杂志社问	207

《三闲集》序言	210
论“第三种人”	217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224
为了忘却的记念	231
文章与题目	249
二丑艺术	254
华德焚书异同论	257
小品文的危机	263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269
倒提	281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288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93
答《戏》周刊编者信	297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306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318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325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330
死	353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361

## 《呐喊》自序①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②。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③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④，……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⑤。

有谁从小康人家⑥而坠入困顿⑦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⑧，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⑨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⑩，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⑪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

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sup>⑫</sup>，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sup>⑬</sup>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sup>⑭</sup>，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sup>⑮</sup>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sup>⑯</sup>。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sup>⑰</sup>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sup>⑱</sup>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sup>⑲</sup>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sup>⑳</sup>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

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sup>①</sup>，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sup>②</sup>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懣，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sup>③</sup>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sup>④</sup>，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

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sup>25</sup>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sup>26</sup>。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sup>27</sup>，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sup>28</sup>，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sup>29</sup>，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

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sup>⑩</sup>了他之所渭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sup>⑪</sup>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sup>⑫</sup>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sup>⑬</sup>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sup>⑭</sup>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sup>⑮</sup>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 注 释：

① 本篇是鲁迅为初版小说集《呐喊》所写的序言。在文中鲁迅回顾了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说明了他为探求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而到日本学医，后来又弃医从文的起因和过程，特别是生动地描绘了他在“五四”前夕开始辉煌战斗的思想感情的深刻变化；同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下，他又焕发出革命热情，发出战斗的呐喊，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并且明确地宣告：“听将令”，表示自觉地“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战斗精神。这篇序文是鲁迅早期创作思想的概括，也是研究鲁迅生平和思想发展的宝贵篇章。

② 《呐喊》，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初版包括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的短篇小说十五篇，一九二三年八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一九三〇年由作者抽出《不周山》一篇（后改名《补天》，收入《故事新编》），此后各版都只有小说十四篇。

③ 质铺，即当铺。

④ 结子的平地木，即紫金牛，一种药用植物。

⑤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于一八九六年十月病故。关于鲁迅替他父亲找寻药引医病的情况，在《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一文中有生动的叙述，可参看。

⑥ 小康人家，旧时指家庭经济情况比较宽裕，可以较好的维持生活者。

⑦ 困顿，困穷。当鲁迅十三岁时（一八九三年），祖父周福清因科场案下狱，家境由此衰落，鲁迅甚至外出寄住在亲戚家，被称为“乞食者”。这句话即指此而言。

⑧ N指南京；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鲁迅于一八九八年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因不满于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一九〇二年毕业后即

赴日本留学。可参看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收入《集外集》)，及《朝花夕拾·琐记》诸文。

⑨ 伊，同“她”。“五四”运动前后语体文中常用作女性第三人称的代词，后来才改用“她”。

⑩ 学洋务，这里是指不走科举考试的老路，而改入学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

⑪ 奚落，讥笑，讽刺。

⑫ 格致，清末指包括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为格致之学。语出《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意即推究事物的道理以求得知识。格致，即“格物致知”的省称。

⑬ 《全体新论》，一卷，英国合信著，一八五一年出版；《化学卫生论》，四卷，英国真司腾著，一八七九年出版；是清朝末年译成的关于生理学和营养学方面的书籍。

⑭ 鲁迅这句话意在揭露和批判清末绍兴的一些所谓“名医”的卑劣行径，并非对于祖国医学的全盘否定。作者早期的这些看法，后来有了极大的改变。如在《经验》(《南腔北调集》)一文中即称赞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对我国医药学作了充分的肯定。

⑮ 日本维新，指日本明治维新，这是以一八六八年推翻江户德川幕府，建立明治政府为主要标志的，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通过维新，确立了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专制王权，后来即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明治天皇(一八五二—一九一二)，日本皇帝，名睦仁，一八六七年即位。维新，即革新，旧称变旧法行新政为维新。

⑯ 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开始前，日本一些“兰学家”(日本当时称西方的科学技术文明为“兰学”。兰，指荷兰)最初主要是通过翻译介绍西方医学和研究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以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知识，这就从社会思潮上，为明治维新运动的推行，创造了一定的